

懂得

◇ 林心录 刘鹏艳专栏



刘鹏艳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安徽省文学院签约作家、一级文学创作，发表小说、散文、儿童文学等数百万字。著有长篇小说《青山依旧在》《春风城》、小说集《雪落西门》《鲜花岭上》、散文集《此生我什么也不是》、长篇系列童话《航航的成长季》等。

一个初春没有阳光的午后，我缩在床角读一本叫作《丰乳肥臀》的书。楼下，儿子的呼吸细密而均匀，他躺在老外婆的臂弯里昏昏睡去，不时传出一两声梦里的惊吃，又被他慈爱的老外婆拍拍脊背，有节奏地安抚下去。房间里空荡荡的，透着冷清，这是最寂寞不过的早春里不见阳光的下午。由于夜间需要频繁地爬起来哺乳，母亲嘱咐我午后补上一觉，但我总是习惯在床前读一会儿书。常有越读越兴奋的时候，索性消磨掉一整段午睡的时间，好在文字也能使我满足。今天读到第128页的时候，我开始觉得有一点糟糕，因为我发现似乎无力控制自己的情绪了。咬紧牙关继续读下去，可惜，待读到第129页的时候，终于忍耐不住，合上书本悲恸地大哭起来。我当然记得自己是一个人在楼上安安静静地读书，楼下的母亲和儿子也都是安安静静的，如果我突然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哭声，一定会吓坏这一对莫名其妙的祖孙。于是我只好咬着嘴唇苦着脸，哗哗地流眼泪，用十分的力气想象着书中悲惨的情景，同时告诫自己，噤声。

为文字的想象而哭泣，大约是一件愚不可及的事，你明知道有一个叫“作家”的人胡诌乱扯骗你的钱骗你的感情还就信以为真，不，你知道那不是真的，但你就是愿意为虚构的一切尽情哭泣。我泪眼婆娑地继续悲惨地想象，那因为饥谨、恐慌、寒冷和蹂躏，被

压榨得流不出一滴乳汁的母亲乳房，那肝肠寸断的、滴血的、卖儿鬻女的母亲，她的乳房被掏空了，嗷嗷的小畜生却饿得很，努着他饥渴的小嘴，只能吮吸到蛛丝一样纤细的血丝儿……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，好像珠贝未及成串儿，骨碌碌地意外洒落一地。

多年前莫言大红大紫的时候，我没读《丰乳肥臀》，我相信那时候的我在情感上不配读这样的文字。莫言说，这本书献给我母亲，献给天下的母亲，若有人竟敢予以耻笑或者辱骂，那就请吧！我以为这是给我这样有了母亲身份的读者留了一条后路，其实他担心我们自以为是地对照作品、对照自身、对照生命进行情感投射之后母性泛滥，落泪成狂，遭到耻笑或者辱骂。

那就请吧！那就请吧，我小声地对那些隐身的嗤笑者抗议着，真诚地感谢莫言这么“肉欲”的作品。我这么说，非情非色，无任何贬义，相反，我感谢莫言这么崇高，他让“母亲”这么崇高。忽然想起了张爱玲的一句话，因为懂得，所以慈悲。我本人不是很喜欢张爱玲，那个长着一张刻板而冷漠的长脸的女人缺乏温度，她喜欢动用她生满虱子的华美袍子般的语言，惹得众人竞相追逐。虽然她的语言拥有不二的刻薄精准，爱与不爱都充满人生荒凉的魅惑，但她不是一个母亲，不会像一位母亲那样去爱，当然也不能像母亲一样被爱。不过，“因为懂得，所以慈悲”这句和胡

兰成调情时说出的话，用在哪里倒也都合适。简直好像混搭风格的T恤牛仔，因为百搭，所以经典。是的，因为身为母亲，所以我知道那两只对儿子来说像油润丰满的宝葫芦、像活泼可爱的小白鸽的乳房，多么温暖、多么美丽、多么珍贵。

我喜欢儿子像一台小抽水机一样，伏在我双乳间汲取我的样子，他的粉红色的小嘴衔着、叼着、含着、裹着那颗温柔的小红枣，志得意满、满不在乎地跷起他日渐有力的小腿，嗯嗯唧唧啧啧有声，他笃信，这口取之不竭的生命之井，只为他一人，如春水一般涨起来。这时你的爱连同乳汁一起气势汹汹地喷涌而出，这时要是有谁胆敢把你的宝贝儿抢走，你简直就会像头小母豹一样冲上去把他撕碎，摔在愤怒里。当然，不会有人抢走你的宝贝儿，他甜甜地睡在你的怀抱里，接驳着你的血脉你的精华，让你的心你的身体你的四肢百骸都变得柔软如棉。所以呵，丰乳肥臀，你看这个多么肉欲的意象，又是多么生动地崇高着。我看到母亲乳房上受尽侮辱的褶皱，我闻到母亲乳汁里草根和树皮的苦涩味道，我清楚自己为什么发出巨大的悲恸，我明白我为什么在这个初春的没有阳光的下午，为一个虚构出来的故事落下滚滚的泪水。

先生抓起儿子的小腿，用他的大巴掌对他的小屁股说，你要是以后对你妈妈不好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

儿子无辜地笑着，似乎在回答，她是我妈妈，又不是你妈妈。

我便也笑。我想有些事情，只有做妈妈的才懂得。

霜迹

夏是活水流深，望不尽的荷花，又似持桨摇船的黄衫绿衫小丫头，“欸乃”一声不知处。

在水东老街，各类旧石、旧墙、旧玩、旧器、旧家具，与青砖、青苔、青瓦、青石板构成一个特别的空间，拌杂人声沸沸。高天冬阳仍暖，斜射下来，一街的烟火可喜，幽光沉静。如一位旧气温存的书生，体恤着济济苍生。我看见街边小店，那位苍颜老太，沟壑似的皱纹里深流着落日的淡金之光。走进店里，有福字草编小圆凳售卖。以手轻抚，却犹疑此行时程太久，只好快快放下。福寿人家，宣城是惜福之地。

我不喜红砖，红砖里似仍有奔突的窑火在烧，窑火一直在它体内，一身燥气，不得解脱。青砖是水冷——遥遥可见那一泓静水，沉积在骨缝，耐风化耐雨蚀。其气魄神魂，铅华洗尽，宣城是青砖似的千年寿地。

山下无霜，老街无霜。霜迹已遁入万物之心。

入夜。板桥村不见桥。也许有诸多桥，诸般诸色诸式桥，木桥石桥孔桥，桥下河水潺潺，或是溪水簌簌，但对陌生者的突然闯入，板桥迅疾用东山之月将水声轻易掩埋。亦可说月色荡荡掩映。

东山之月像岫玉带一点老黄，有种白菜经霜的绵劲，有种糙陶器盛装的吊酒老味。这是宣城宁国的清凉古夜，乡间之夜。好久未享受过乡间之夜，似乎是古人专利，似乎是古时才

有，竟被我有福分拾得。如此古夜难得，竟一时无语。饭毕酒后，酒气上涌按捺不住，便沿乡间小道往北慢行。一路秋虫唧唧，山野树影墨黑。掩映在寂静良夜里的脚步咕咚，似投在幕布上影影绰绰的皖南皮影戏。

忆得昨日从敬亭山而下，往东，水阳江之东。入夜在水东镇环水慢行。水是水库的水，我误以为是湖水。姑且湖水，误解到底也好，知错不改难得。三人行，湖中水雾氤氲，山月携清辉一盏，映照一湖。山月如山鬼，矫健如云豹、猿猴，又转瞬躲进乌云里嗤笑，三个乌怏怏的闲人真是无事无聊，绕着水库，穿库闸，沿山道，一通乱走。

古人爱称山月为松月。一轮松月寂立板桥山顶，又如同古老汉字，甲骨文体，篆体，写意式的银光披覆于人间。路边一阵冷风，空山空空，空空荡荡。

昨晚湖里铺一层绿雪。今夜路上铺一层绿雪。雪国好大，铺天盖地。

昨晚一轮松月像一颗棋子，咣咣地落在夜的棋盘上，其音悠远苍冷。

今夜板桥人家，两三点灯火如豆，却将寒夜撑住。

“乘赤豹兮从文狸，辛夷车兮结桂旗。……山中人兮芳杜若，饮石泉兮荫松柏。”

这是2000年前，屈原倾慕山鬼即女山神的诗句。

“暮从碧山下，山月随人归。却顾所来径，苍苍横翠微。”

这是1200年前，李白下终南山路遇斛斯山人，携手同行，宾主欢聚醉而归，归而咏。

恍如今夜，民间灯火可亲，人生可喜。

◇ 风土记 黄亚明专栏



黄亚明，中国作协会员，安徽省文学院签约作家。研究馆员。文章散见《作品》《诗刊》《青年文学》《西湖》《散文》《长篇小说选刊》等，出版散文集《坐看》《市井水浒》数种，获奖若干。

宣城地属皖南，皖南一贯风烟好，清奇入味。宣城则多包浆气，如石涛《秋山聊叙图》，清奇内有写碑之心。

立冬日，坐大巴自大别山赶赴宣城，安庆、池州、铜陵，一路山色渐渐驳杂无畏。驳杂是初冬宣城的常态，驳杂方见容态性情，本相生气。越靠近宣城，这千山忽然就乱发粗服，似乱云无心出岫，青一大块的，黄一大块的，有大红几棵，又暗红几棵，青青红红黄黄，红红黄黄青青，正处于葱茏到凋零的过渡带，倒添得几分蓬勃和跳脱。隔车窗而望：田野。水洼。河汊。水洼。田野。河汊。河汊。田野。水洼。白杨萧萧，稻茬金黄，黄碧交错，毫无章法。无章法最好，章法多了匠气太盛。我就欣喜这宣城山水乱了章法，心随云走，道法自然。宣城有一种无所不在的少年凌勇之力。

路边树木经霜，微醺轻摇。一层包浆是霜迹，霜迹里人迹无多。偶有两三农夫农妇，斜影在田畴，粒小如豆。

冬阳似胖南瓜，挂在人家门楣，摘下可煨一锅喷香好粥。金灿灿的玉米，如调皮童子倒悬金钩。只有徽派老建筑，青衣灰袍，翘檐几百年，心怀激越，满腹金石之音却已如此啞哑。

从前春夏季路过宣城，景象如中国鲜活水墨，山丘丰腴，似敞怀弥勒佛，笔势下墨意难掩，绿意难掩。而宣城的水似抚琴俏佳人。街巷河塘里，树影寂寂如墨，一泓碧水却又挑起千茎青荷，依红偎翠。说到宣城的水，春